



地盤現千磅戰前炸彈 爆炸品處理課閃電解危機

保障港人生命財產 用汗水勇氣守護我城

香港千家萬戶得以安居樂業，背後是許多英雄默默付出。2025年9月19日，鰂魚涌濱海街地盤發現一枚千磅歷史遺留的戰前炸彈，威脅着6,000名居民的家園。就在危機逼近的關頭，香港特區警務處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冒着惡劣天氣，淋着雨部署大範圍防護，包括堆疊超過1,000個沙包作為屏障，減低碎片及衝擊波影響；同時與關愛隊等地區人士群策群力和配合，通宵協作疏散6,000名居民，至次日凌晨約2時，確認所有居民安全撤離後，正式展開拆彈。這場與時間和天氣競賽的任務，在嚴密防護及精準操作下，歷時約10小時圓滿結束，成功保障香港市民的生命財產。用汗水、勇氣書寫守護我城的動人故事，令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在今屆感動香江選舉中脫穎而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天一

香港有一群人，為了守護市民，時刻面對炸彈對生命的威脅，他們就是爆炸品處理課成員。去年9月19日一個雨天，鰂魚涌濱海街一個地盤掘出一個千磅的戰時炸彈，其性能仍然良好，由於已暴露在空氣中，內裏彈藥隨時發生反應，有極高危險性，必須原地處理。

拆彈如「精密手術」 低溫燃燒炸藥

爆炸品處理課炸彈處理主任張立得當日全程堅守前線。他憶述，接報後迅速確認該物為真炸彈，而非地盤常見的金屬廢料或風煤磚，立即部署大範圍防護，他說：「每一個動作都必須極度謹慎，任何微小疏忽都可能引發災難。」

在鬧市中拆彈，他們要審慎再審慎，首先是使用水力磨砂切割機以高壓水混合鋼沙，精準切割炸彈表面金屬外殼，開出適當大小的開口，避免觸碰敏感引信及傳藥，過程猶如「精密手術」，需繞過頭尾引信，暴露內部炸藥。

隨後，以約800度低溫方式燃燒TNT炸藥。「TNT具較高惰性，在此溫度下只會穩定燃燒而不爆炸。」張立得與隊員緊密監察炸彈狀態，防止「燒得太猛」導致意外。經過約一小時燃燒，他親自上前確認炸藥已完全燒毀，炸彈徹底喪失爆炸能力，整個行動歷時約10小時，於上午11時48分圓滿結束。

談及行動中須孤身直面危險，張立得說，因為爆炸品處理課奉行「一人責任」原則；與死神博弈，他卻雲淡風輕說：「一旦真的發生意外，也只會有一個人受影響……作為當天值班的炸彈處理主任，我責無旁貸。」

炸彈被民居包圍疏散需時

張立得指，鰂魚涌發現的炸彈與2018年沙中線地盤的同款，但當時處理時間較現在多一倍。他解釋，炸彈處理工作受多項因素影響，包括地點和炸彈狀態，「沙中線第二枚發現的炸彈懸在半空，所以初期要做很多鞏固工程以防它墜下。」

另外，爆炸品處理課已累積處理空投炸彈的豐富經驗，加上裝備亦有所提升，故今次鰂魚涌疏散也加快處理速度，而當中最大難題是地點被大量民居包圍，萬一爆炸會威脅市民生命財產，因此保護工作至關重要，所以在前期準備工作上投放了大量時間，包括疏散居民及堆沙包等。

處理炸彈以「小時」計非常高效

回顧今次行動，張立得認為成功關鍵在於多方高效配合，由於炸彈出土後已變得敏感，任何震動或移動均有極高風險，因此必須待疏散完成及現場完全安全後才可處理，有賴警方內部、其他政府部門及過往經驗，加上居民的理解與配合、關愛隊等社區力量的支援，疏散時間大幅縮短，處理效率顯著提升，而是次處理炸彈所需時間並不長，在國際層面上處理有關個案的行動，是以「日」去計算，特別是當中牽涉大量的疏散工作，香港的行動卻以「小時」計，非常高效。

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事後讚揚警隊專業，有序疏散居民，他說：「以前我們都處理過，最高還要疏散一萬人，這次做到有序，而且（疏散的）時間很急。」

警務處爆炸品處理課這份不畏艱險、專業敬



●2025年9月19日，鰂魚涌濱海街地盤發現一枚千磅歷史遺留的戰前炸彈，香港特區警務處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在嚴密防護及精準操作下，歷時約10小時圓滿結束，成功保障香港市民的生命財產。

資料圖片



●黎遊遊代表爆炸品處理課團隊領獎，他表示感謝警務處嚴格多元的訓練。

資料圖片



●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利用低溫燒燃的方法，銷毀彈體內的TNT炸藥。

資料圖片

每次出動都與「沉睡的死亡威脅」賽跑

警務處爆炸品處理課的工作潛伏危險與不確定性，成員須冒着生命危險，目的只為守護香港市民的安全。警務處爆炸品處理課高級炸彈處理主任李展超憶述多年來的難忘時刻，其中2022年在石澳鶴咀對開海域，成功引爆一枚二戰時期遺留的英式水雷。他表示，所有炸彈處理主任均具水底爆炸操作能力，並與「水鬼隊」成員合作，一同負責搜尋水底爆炸品，他也會親自落水執行水底的爆破行動。

他表示，根據紀錄，警方曾在水底發現各式未爆軍火及爆炸品，從一呎至兩呎長的二戰常規未爆軍火，再到大型水雷及空投炸彈，這些爆炸品多是由休閒潛水員發現後匯報交予警方處理，至今爆炸品處理課已進行四五次水底大型爆炸品爆破。

爆炸品處理課炸彈處理主任張立得則認為，2018年沙中線地盤炸彈令他印象最深刻，因為在處理時需要多次上下樓梯，任務後雙腿酸痛不已，且當時半夜溫度只有攝氏10度以下，只能靠喝熱奶茶保暖。

這些與炸彈搏鬥的經歷，正是爆炸品處理課成員的日常，每一次出動，都是在與「沉睡的死亡威脅」賽跑。

他們以冷靜、精準與勇氣，化解一次又一次潛在風險，正是因為有這些默默付出的拆彈專家，市民才能在日常生活中無後顧之憂。

移離炸彈風險大 原地處理最穩妥

對於為何警方不將炸彈移離人煙稠密的居民區再作處理，反而要大規模疏散居民？李展超解釋，決定原地處理是因為香港地少人多，二戰遺下未爆軍火均具潛在風險和威力，如果在發現炸彈時都採用轉移方法處理，「究竟可以轉移去邊度？」

他解釋，若要移離炸彈，運輸期間亦會對運輸工人及警員構成安全風險，而且由一區轉移至另一地區處理，也會危及另一區居民及道路使用者，因此只要能力所及，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必定會選擇原地處理。

他補充，原地處理並非單純把可疑物或爆炸品放在原處，而是根據發現地點的歷史痕跡處理，而爆炸品處理課的訓練、裝備及配置，以專業服務市民的精神，將市民生命財產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務求在原地處理時，把公眾的危險減至最低。



●李展超對2022年在石澳鶴咀對開海域，成功引爆一枚二戰時期遺留的英式水雷的經歷最難忘。

資料圖片



●張立得認為，2018年沙中線地盤炸彈令他印象最深刻。

資料圖片



●李展超表示，在原地處理時，將市民生命財產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務求把公眾的危險減至最低。圖為民政事務處晚上安排旅遊巴接載鰂魚涌居民離開。

資料圖片

炸彈「出土」變敏感 危險性大增

警方預料，隨着香港的戰後建築物樓齡超過70年，需要逐步清拆重建，相信陸續有更多戰時炸彈被發現。警務處爆炸品處理課高級炸彈處理主任李展超解釋，日佔期間，美軍多次來港投擲炸彈以摧毀日軍據點，故啟德重建地盤、灣仔北沙中線地盤及鰂魚涌舊太古船塢是戰時炸彈高發現區，正反映當年高密度投彈情況。

警務處爆炸品處理課炸彈處理主任張立得補充，這些深埋地底的炸彈，在地底的風險不高，因為如果落在泥土裏，在

環境、濕度等方面沒太大改變下，風險不大，倘有人動它並上了地面，溫度、濕度等或是改變了，則會導致相關炸彈變得敏感，大大提高危險性，而埋在底底的不是不會突然爆炸，「但屬極極少數。」

至於新界北及西貢等當年東江縱隊活動範圍，李展超表示，多只涉及小型槍械和軍械，有時會在山邊找到一些小型子彈或日軍步槍子彈，但經歷過這麼多年的侵蝕或泥土撞擊，很多都已失效。

引入內地科研力量 港技術裝備與時並進

面對突發的炸彈風險，拆彈技術與裝備亦須與時並進。警務處爆炸品處理課高級炸彈處理主任李展超表示，回顧爆炸品處理課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從早期沿用英式體系，到如今引入內地科研力量，已經形成了兼具國際標準與本地經驗的專業體系。

國產機械人勝任不同場景

警務處爆炸品處理課炸彈處理主任張立得介紹，現時香港與內地愈來愈多合作，香港警方亦與內地兩間廠商合作，共同研製適合香港使用的拆彈機械人，「（內地）有類似的機械，其實都是模組化的底盤，上面可以是不同的款式，機械是一樣的，（底盤）上面要怎樣製造、用什麼馬達等，我們一起去研究去合作。」最終成功研發出現役的拆彈機械人「大仔」、「細仔」，性能較已退役的外國製「威霸龍」更勝一籌，能在不同場景應用。

他補充，現時香港使用的國產拆彈機械人，已更新到第三代至第四代，「應該說全中國甚至全世界，只有我們在用這些機械人。」

至於如何成為獨當一面的爆炸品處理小隊人員？張立得透露，從毫無拆彈經驗的警務人員，到成為具備經驗的後備爆炸品處理小隊成員，通常需培訓至少3年，而全職人員則是從已經累積多年經驗的資深後備隊員中挑選出來。

若要成為資深炸彈處理主任，則需時較攻讀一個大學學位還要長，而且目前沒有任何有關爆炸品處理的相關課程，成員必須從零開始學習，並在實際工作中一步步摸索與累積。「每位成員的成長速度與發展高度，取決於時間的積累與實踐的打磨，必須逐步『沉浸』在工作中，才能不斷提升。」張立得說。



●香港警隊與內地合作研製的拆彈機械人，性能較已退役的外國製「威霸龍」更勝一籌。

資料圖片

